

序曲。秋意的八月

與阿多尼斯的會面（一）

從8月13號抵達巴黎後，在安頓好了住宿，處理好通訊、網路等等民生問題後，就開始設法聯繫Adonis，不過這也是數次經歷波折的過程。因為北大薛慶國教授給我的手機聯絡不到adonis本人，又名片上的地址也只有寫到大廈的住址，於是又一個星期過去。後來又問到另一支手機號碼，adonis跟我約了8/20下午，於是我帶著忐忑不安又興奮期待的心情，搭地鐵一號線到La Defense他的住處拜訪。

那是我無法忘記的畫面，第一次去拜訪他時，那是一間極具人文氣息的明亮房子，門口牆上掛著各種面具，陽光透過窗簾灑向屋內、地毯，數不盡的藏書還有獎項。他穿著西裝，表情嚴肅觀望著巴基斯坦與以色列的即時新聞。我有點緊張，我們用很簡單的英文溝通，並告訴他往後都會有翻譯與我一起同行。他回答都非常簡短，眼睛沒離開過新聞畫面，中間他給我看了他的畫作，那是他獨有的作品：詩作完成之後，結合繪畫，非常詩意，很美。後來他忍不住跟我說明新聞內容非常重要，他必須要很專心看，於是我像小朋友陪他坐在客廳靜靜地盯著電視畫面，除了報導屋內非常安靜，但也非常平靜，我沒有感到不安或任何其他心情，他有時轉頭告訴我情況非常不好！接著問我，我們的國家情況如何？我簡短說明復興航空空難與家鄉高雄氣爆事件等等的災難，說明我們目前也處在一個不太穩定的情況。我靜靜坐著，就在我思考是否該離去的同時，他關了電視，說他看完了，都在重播了。（跟台灣一樣）

我問他怎麼挑選詩作，他希望由我來決定，從我閱讀能理解的中文版的作品挑選。我本希望由他來選，不過他仍堅持由我來選擇。他問我有沒有全部的中文詩集，我說我有，他說有一本新的，我沒讀過，他致贈了一本新的詩集中文翻譯版的給我。那是一本紀念的作品。“我們身上愛的森林”，他告訴我可以在“La Hune”書店買到法文版的詩集。環顧四周，我看到好多的CDs，我問他有沒有特別鍾愛什麼樣的音樂？他說他喜歡classical music！像是貝多芬、巴哈、莫札特、更當代一點的，像是史特拉汶斯基、荀貝格等等。我笑著問他說：「我以為您會比較喜歡中亞的音樂。」他說他只喜歡器樂的演奏，指著桌上的Oud CD，向我介紹，那是他最愛的Oud Master，問我知不知道？我還真不曉得，突然有點慚愧，我喜歡Oud，卻不認識“Munir Bashir”！！！！

他放了CD，我們一起安靜地聽著，他說他喜歡Oud演奏進入很內在的心裡，很細緻的變化，很細緻的。這是從來沒有過的午後時光，在音樂聲中，看著風吹

動窗簾，光影落在地毯上移動著。

阿多尼斯在我送給他的頹圮花園CD上簽上我的名字，是阿拉伯文。他也送給我一張Oud雙CD，他說是上週他在伊斯坦堡買的，他說有傳統的與當代的，可以通盤了解。我內心充滿感激。他也在送我的書簽上“給王榆鈞和她的音樂”。我看著眼前這位和藹睿智的長者，感覺自己置身夢境一般。

此刻內心富足，這是我這趟來巴黎的意義。

下一次的見面時間是8/25，期待能因為有翻譯同行而能分享更多。

與阿多尼斯的對談（二）

這一次，因為有了法文翻譯葉偉忠先生同行，於是進一步能夠有比較深入的對談。在以下的對談中，A / 阿多尼斯、Y / 榆鈞、F / 翻譯葉偉忠先生。

（ps. 阿多尼斯的話是當場即時翻譯，所以都是由翻譯葉偉忠先生轉述）

Y：在詩歌創作上，不知道adonis是否有比較偏好怎樣的方式？

A：他說他自己也不知道，這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方式，他說這事實上是要由你唱歌的人來決定。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進行。也許可以試試看兩種方式，再決定哪一種方式比較好。

Y：也許可以兩種都有，音樂上表現也有唱的形式。我知道像那位敘利亞的音樂家”Abed Azrie”他都是用歌唱的方式表現。

F：我能先問他一個問題嗎？阿多尼斯的作品是按照傳統的格律還是他自己新發明的呢？

A：他們這一代的詩人，反正做的事情是先把傳統詩的格律先打破，但他們其實還是，他說詩分成兩種，一種是你在傳統的格律底下，加一點東西、撿一點東西，但它還是傳統的。另外一種就是你把格律通通丟掉，寫“散文詩”。這是兩件完全不一樣的事情。他們這一代的詩人，還是把傳統的格律做一些改變，比方說新詩，特別像三拍、兩拍、六拍反覆一直存在。他們就把這個東西打破，他們打破的方式，比方在第一行留一個單位，第二行留兩個單位，不是那種單調的重覆。

Y：就好像我們以前五言絕句有平仄等等。

F：對對對。

Y：就是把那些都打破。

A：那雖然是把那些東西打破，但你都還是在那裡面。做一些改變，就是你在

這種方式裡面做你還是非常強調整個的格律的“音樂性”。那“散文詩”又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

Y：這感覺像是我們華文作家也會寫十四行詩，一樣是十四行，但內容可能跟英語詩的十四行詩完全不一樣。

F：一點都沒錯。

A：散文詩最大的問題是“音樂”。他非常懷疑，他覺得散文詩本身沒有音樂，他覺得沒有辦法把音樂放到散文詩裡面。他甚至於不知道散文詩到底能不能夠成立？他覺得散文詩沒有音樂性。在散文詩裡／在所有的詩中，字和字之間永遠都會有它們之間的關係，或者比方說子音跟母音之間；但是在散文詩裡面就沒有一個音樂的結構在那邊。在傳統有格律的詩裡面，它本身的音樂結構就已經在那裡，但是散文詩沒有。所以在散文詩裡面，你可以覺得那是一個充滿意象、充滿想像的詩，但是他不知道那個裡面到底有沒有音樂？到底能不能唱它？

Y：所以它（散文詩）的音樂性沒有那麼高？

Y：當阿多尼斯的作品用阿拉伯文唸的時候，它本身就會有一種語言上的音樂性，譬如說他被翻譯成法文或中文的時候，這個部分是不是就會不見？或者變成翻譯那個人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讓詩再現，但這個是否會離原本用母語創作的音律會相差很遠？

A：（補充說明剛剛討論的詩的格律）新找出來的方式，他不再只是詩的每一拍的一個單位，而是一個整體的音樂性，但這個音樂性是以詩舊有的節拍的單位為基礎。但散文詩就跟這個完全沒有關係。

A：翻譯成另外一種語言，詩、語言本身的音樂性就不可能會存在，當然所有的譯者都會試著要把那個東西再現，再重新創造出來，但他覺得是不可能的。所以他用的比喻是說『詩就像是一座房子，你要翻譯這首詩的時候，你就得必須把這棟房子毀掉。房子毀掉之後，把房子的殘垣搬去另外一個地方，再重新蓋一棟房子起來。所以你在翻譯的版本裡面，可以看到舊有房子裡的一塊石頭，看到舊有房子裏的一個意象等等。但是你永遠沒有辦法找到原來房子的樣子。

（此時，Adonis送給我一張他朗讀詩作的DVD, 2 Disks)

Y：剛剛談話裡讓我想起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會希望我在做這些詩歌作品，選的詩作裡面，可以請阿多尼斯用阿拉伯文在唸過一次，希望我做的音樂盡量是可以貼近他原本創作詩歌的音樂性。當我再次以我的觀點去詮釋它的時候，會是以這個為最原始的出發點。

A：可以做各式各樣實驗性的嘗試。（笑）

Y：請你幫我跟他說，這是我第一次意外遇到他的第一首作品，我一翻開就讀到這一首，我希望在這次作品裡面也可以放進這一首詩。《在意義叢林旅行的嚮導》

（此時，阿多尼斯在書架上找一本散文集：在意義天際的寫作）

A：他很高興有四、五本書已經翻譯成中文。

Y：我每次都會讀這首詩很久很久，但讀了這麼多年，我還是不知道可以怎麼用音樂來詮釋這個東西，但我會嘗試看看，我很想寫這一首。常常我只是看其中的兩三行句子看好久好久。

A：我希望你可以找得到。（笑～～）這首就是散文詩。也因此找不到那樣的音樂，所以事實上是要由你（Yujun）來翻譯出音樂。（ps.這首在意義叢林旅行的嚮導有翻譯成英文、法文、中文）

Y：這首很奇妙，有時一個晚上我只會讀兩句，因為它都是一個問句，一個答案。五、六年前我讀到這個的時候．．．．．

A：或許你可以用一種新的形式，你用音樂，用你的聲音來問問題，然後用另外一個聲音回答。戲劇張力大一點的，這只是一個建議。

Y：我不是音樂科班出身的，我在看他的作品裡，很多會．．．．．

A：這是黎巴嫩的咖啡，有點燙。

Y：我一天可以喝五、六杯咖啡。

A：他覺得巴黎的濃縮咖啡很難喝。

Y：想分享的是，我很喜歡在音樂裡面去捕捉一些非常抽象的想像，但那其實又多是在描述一些很具體的感覺。用很抽象的想像，我把這樣的感覺放在音樂裡面，但同時我在他所有的作品裡面都感覺到這樣的東西，那也是為什麼我這麼喜歡阿多尼斯的作品其中很大的一個原因。“又抽象又具體的觸動”，或許這也是一路上我在創作的途中一直想要找尋、追求的。

A：謝謝你。

Y：進一步問，我很好奇他是怎麼感覺生活裡周遭的事物，所以他可以寫下這
樣子美麗的詩句，例如：紀念童年裡面提到『**愛與夢是括弧的兩端，我把我的
身體置於中間，以此，我認識世界。**』怎麼感覺才會寫出這麼美的句子，我就是會看好久好久，無法形容，但心裡強烈感覺到有一塊被打開。

A：他說他也不知道，他說，如果在這個當下，他知道，他在做什麼，他感覺到什麼，他或許就不會成為一個詩人。他說在寫一首詩的時候，我們什麼都不

知道，可是當你在讀你已經寫出來的東西的時候，你又突然間什麼都知道了。

Y：我可以了解，我明白了。

A：他說他認為讓詩變得錯誤，變得不好得東西，就是那種非常“投入”，就是你把政治的議題放到詩裡面去寫的那種詩。詩或者藝術，事實上是要去尋找“未知”的東西。像政治口號，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已知的東西，有目的性的，你把這些所有已知的、政治的議題放到詩裡面來，這類的、所有一切的那種“行動式”的投入，使得這樣的藝術通通都是沒有用，很爛的藝術。

Y：那只是為了一種目的性，而中間用詩所做的一種詮釋（手段）。

A：這並不表示說一個詩人他不應該有他自己的立場，他不應該不是跟窮人、被壓迫的人站在同一邊。但是如果你要跟他們在一起的話，你有兩種方式，第一個，你去和他們真正的受苦，你去和他們一起工作，就是實際的去幫助他們。第二個方式是你寫散文，你用文章去宣達這些東西，但是你為什麼要選擇用詩？這樣一個沒有用的東西來表達這個？這樣子你用詩來寫這個，一方面你沒有幫助到他們，一方面你又把詩毀掉。就像愛情事實上也是一樣，所有的詩人、畫家事實上就是，你們在做藝術創作的時候，那個東西並沒有一個實際的用途。『詩是一種沒有辦法普及化的東西』你要怎麼樣去，像這一類的詩，要繼續普及一個沒有辦法普及化的東西，像是這樣有目的地寫得這樣的詩，你希望把詩拿去投入到，比方說，去某種戰鬥或抗爭裡面，他說在回教的世界裡面，基本教義派裡面，就像是一個女人她獻身給所有的阿兵哥，她用她自己的身體給所有的男人用，然後他們出去打仗。他說，你如果把詩普及，就像這個意念一樣的可笑。底下這句並不是他說的，他引用了這麼一句話說『要了解藝術，必須要有很深厚的文化素養』這樣你才有辦法了解藝術。而藝術本來就不是要讓所有人都了解的。

A：他說前兩年在北京，看到那邊有很大的轉變。有一個藝術村之類的地方，原來是軍營，現在給藝術家聚集在那邊從事創作。大陸那邊的情況是，你只要不碰到政治，你可以做一切的藝術的議題。這前提之下沒有任何禁忌。你在那邊看到的東西跟紐約、其他世界上各個大都會都一樣。但曾經有過一段時間，你覺得你寫得詩是為了革命，是為了要宣導怎樣子的理念，怎麼樣的詩．．．．．你今天再去讀這樣子的詩，這些詩已經沒有任何的意義。是最爛的創作作品。我們現在應該試著去看看，生活在過去的詩人，他們的生活裡面的感受。

A：他說新加坡有中國人的社區，但彼此之間沒有太多的交集。

A：他沒有任何的政治立場，我們是朋友之間這樣聊天，就事論事，為什麼台灣會比較喜歡美國，而反對中國？他說如果你單純把美國跟中國來比，美國並沒有比中國好到哪裡去。美國是所有非人性化身。他說他向來都是反對“共產主義”，但中國能在五十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內，突然之間變成世界第一強權，光是這點他們就已經是獨一無二的了。你說批評他們沒有自由，但是在美國也

是一樣沒有自由，只是方式不同。在法國，你事實上說言論自由，你如果任何人寫一個批評政府的文字，你一樣在哪裡都刊登不出來。

Y：了解，真的。

A：比方說，在蘇聯的時代，有非常多的西方人在講那種反對的聲音，像“索爾尼辛”這樣的作家。希望人鼓吹、宣揚說反對極權的那種聲音，但他說就他們身為一個作家而言，他們寫的東西非常的爛！作為一個創作者，不應該跟任何一個支持或特別反對某一個政權，當一個政府他做的好你就說他做的好，那他做得不好你就說他做得不好。你完全不能偏向某一方面，而作為一個創作者，你真正要做的事情就是『創作』。當你寫一首情詩，這首情詩事實上和你創作出來的美，是人類整個進步當中往前邁出的一大步，那比所有的事情都還要重要。OK，明天要去布達佩斯那裏一個禮拜，yujun 是十一月要回去嗎？那接下來還有很多見面的機會。

A：在台灣我們是否要讀中國文學？

F：從某個觀點來看，我們在這方面比現在的中國還要在中國。

Y：那你跟阿多尼斯說我們是繁體字，他們是簡體字。另外，今天結束前，可否為我們念《紀念晝與夜》。

P.S.最後阿多尼斯補充說到：在傳統阿拉伯文的詩歌裡面，聲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有的聲音都要這樣子高聲的念出來。而你用聲音這樣子念出來的時候，他會讓你看到這個詩哪裡有缺點，或者是這個詩的力量在哪裡。

流動的饗宴。感受的九月

與Ghislaine Herbera討論創作（每週一次）

與阿多尼斯會面之外，其他在巴黎的時間，除了忙著尋找阿多尼斯作品的各種法文版的翻譯書籍外，一方面也反覆閱讀著中文版的詩集，慢慢的挑選出想創作的詩作。這些空檔裡，我忙著找出我挑選的詩所有的法文版，它們散落在不同的法文版詩集裡，不會法文的我，利用google翻譯、線上字典，一點一點把每一首法文詩集找到，並且都手抄了法文版的詩作（如下圖），旁邊也附上中文的版本，我帶著這些去找Ghislaine，進一步討論我們如何可以展開下一步的合作。我以音樂，ghislaine以繪畫，視覺來呈現。可能性很多，首先我們討論詩帶來的是什麼？然而，困難也在此就出現了，我們僅能用英文溝通，才一下子，就發現彼此都很難用英文表達、很難分享詩本身帶來的種種抽象感受。

同時，ghislaine也與我分享了她的作品，很巧的是，不久前她才完成了葡萄牙詩人佩索亞詩集的美術插畫，於十月份出版。我們在有限的時間內討論出一些可行的平行創作方式，以及未來用skype線上溝通的可能性。每一次我們碰面時，ghislaine都會分享一些她的作品，讓我更了解她的創作，還包含她希望可以創作更大幅的畫作，等等這些都讓我對於未來我們慢慢一步步進行中的詩歌計畫更是充滿期待。

無解的是，每每當我們討論觸及詩中比較深入的抽象概念，在彼此有限的英文能力裡加上比手畫腳等等，最後都變成一種我們彼此可以理解卻討論不下去的默契，然後繼續喝著咖啡。這讓我內心覺得很可惜，心想為了最好這個project，我一定要把法文學好。

與阿多尼斯的對談（三）

電視NEWS報導持續．．．．．

A：要普通咖啡還是黎巴嫩咖啡？

Y：黎巴嫩咖啡！

A：Cava?最近還好嗎？做了些什麼？

Y：寫了一點點新的音樂，聽上次聽的錄音，我消化它們，也把它們整理下來，寫了很多。然後走路，走了很多路，也在反覆地閱讀這些書裡（詩裡）的東西。沒有刻意讓自己要趕快做出些什麼音樂來，反而是我在了比較多時間在聽我們上次他講話的內容，他說的話，在反覆地一次次看這些文字，浸泡在這裡面。

A：你在這邊，整體來說蠻高興的。

Y：很高興，很想待在這裡，但是要先學法文。

Y：先從這個開始，我又再看這個東西《在意義天際的寫作》雖然這裡面已經講到很多關於他自己對於”流亡”的想法，他寫了這麼多篇幅，然後他自己最後也下了這樣子一個註解，但是我還是想聽他聊聊關於”流亡，外部、內部”，他現在對於這個的想法。

A：你有關於這方面比較清楚的問題嗎？

Y：我想問的是，書裡讀到的是過去他對流亡的一些想法，但裡頭他也提到就是．．” 詩歌是否是他在流亡之中找到的最大的歸屬”？可以這樣問嗎？

A：詩人，或者你說所有的創作者，對他們來說，”流亡” or “放逐自我”永恆存在。因為在他自己和這個世界當中，他找不到一個可以連結的地方，所以所有的流亡的型式，永遠都是內在的，而不是在於說你外在流亡到一個什麼樣子的地方。只要你的問題還沒有找到答案，你永遠都在放逐之中，都在流亡之中。

Y：那現在呢？當時書本寫的時候是2008年，那現在他還是覺得自己還處在流亡狀態，還是已經找到了所謂的一種內在的歸屬？

A：還好，沒有任何的答案。永遠沒有答案，一旦有一個答案，我們就變成一樣東西，他說這是在世界上面，人和其他的生物，其他的被創造物不同的地方，人是唯一會提出問題的，人是唯一能夠把自己和自然當中劃出一條線的人，我們就是那個問題，我們就生活在不斷地提問當中。我們沒有辦法想像一個人他不提出任何提問，世界上除了兩種人之外，一種是宗教裡面的人，他相信一個宗教，他在他的宗教裡面可以找到所有問題的答案，這種他不提問，另外一種人是意識形態的人，就是他所相信的意識形態會給他的問題帶來一個答案，只有這兩人他不提出問題，這兩種人在某種程度上，原則上是一樣的，只不過在意識形態裡面去判斷去審判你的是他們所提出的一個宗旨、主義。而在宗教裡面，審判你判斷你的人是神。（他前面在講宗教）在宗教，在有意識形態來統治的國家裡面，沒有任何的文化，他們所教授你的東西只有告訴你說要去做些什麼，不要去做什麼，然後在這裡面，他們會不斷重覆地只是一些概念，而不是文化。但是這些概念可以不斷反覆出現，直到無窮無盡。

A：喝點咖啡吧！

Y：thanks！

A：hot！

Y：熱的時候特別好喝，聞起來特別香。

Y：像他這樣住在巴黎這麼多年，他是否會有鄉愁？這是第一個問題，我接著想問的是，因為我自己會有這樣的困惑，就是，我雖然不是中亞的人，可是譬如我旅行到Istanbul的時候，聽到回教的叫拜聲，一天好幾回，聽到那樣聲音的時候，好像觸發了某一塊很深的東西，也包含我喜歡聽烏德琴這樣的音樂，就是……（我不知道怎麼問）就是要怎麼找到屬於自己心裡的”原鄉”，那樣的歸屬？那可能跟自己的國家又是不一樣的，我是不是問了好多問題？

A：或許在巴黎這樣一個地方，有這樣一個環境你可以在這邊遇到非常多的人，你可以讀到非常多的東西，你自己對於這邊所做出的描述是非常非廣泛的，從這個觀點來說，巴黎做為一個外在的像是一個流放的地方來說，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地點。在這裡，有一種自由的氣氛在這裡。對他來說，這樣的聲音（伊斯蘭叫拜聲）他聽不到（笑～～）

Y：真的！！（笑），為什麼？我想知道為什麼？

A：這他不感興趣，尤其宗教。（笑）但清真寺裡面的建築非常漂亮，他說在伊斯蘭教裡面，讓他感興趣的只有建築，而不是他們的言語，他們的言辭。

Y：因為我不懂那些言辭，我也不信奉那田人十口教，我純粹只是聽到那樣的音樂給我的感覺。

A：阿拉伯文做為一種語言是一回事，它本身有非常豐富的音樂性，而伊斯蘭教做為宗教是另一回事。

Y：我想分享的是，因為我很喜歡聽烏德琴的音樂，他上之有送我一張，我不太能理解，那個文化跟我不太相關的，可是我好像每次聽到那樣的旋律，那樣的曲調的時候，它好像帶領我找到更內在的自己，我會把它說成比較像是自己的原鄉，可是那個原鄉並不是我的國家，當然我很愛我的國家，我很愛台灣，可是在某一種心靈及精神上的歸屬，我也還不知道在哪裡，但我也還在找，但是我發現烏德琴這樣的音樂好像是某一條指引的路。

F：烏德琴的英文是Oud？

A：其實詩，整體來說藝術就是這個樣。這些東西是完全超越國籍，超越整個大陸的。當他在聽中國音樂也好，印度音樂也好，他同樣內心也會有這樣的感受，即便他完全不知道音樂背後文化的背景，他也不會知道音樂裡面言辭的意義。這就是藝術，這就是人性，藝術和人性之間的關係，那同樣的，這也像是愛，一樣，它能夠在兩個不同的東西當中，讓他們去超越其中的矛盾，超越其中的衝突。好比說，有一個中國詩人跟一個中國政客，在他們兩個之間，其實還是可以找到超越他們外在歧義的這些東西，這種就是藝術的力量，但是在一個政客和另一個政客之間，這種

東西就不存在了。比方說，他完全不懂中文，可是他遇到一個中國詩人的時候，他會覺得跟他是兄弟一樣，就是藝術超越言言，超越地點，超越文化的侷限的地方。這是為什麼我們不該把藝術政治化，或者是意識形態化，因為你一旦把它政治化之後，或意識形態化之後，等於就把它分裂了，就讓它變成一個政治的東西了，那你這樣做，就等於是把它毀掉了。

Y：我覺得Adonis他就連回答問題，他的回答就也好像詩一樣。

A：（笑～～）

Y：對我來說，就如同Adonis說的，”藝術創作是要去找未知的那一塊，所以我也可以，要做這樣的詩歌音樂，我也可以自己在家裡，或者我自己想辦法去找到。我很珍惜每一次來這邊跟他聊聊天，聽他說話，這樣子的機會，因為對我來說，未來要做出來的詩歌作品好像是我某種想像裡面跟Adonis建立的一座橋樑，某一種對話，這些時間裡面可以來跟他講講話，多認識他，可以多了解他，我覺得是很珍貴的，這也可以讓我（我說不出來，但這些都非常重要）因為唯有透過這樣的認識，我也許才會找得到那些線索，然後去寫出那些音樂來。

A：merci.他希望能去台北看你，去台北聽你做的音樂。（笑～～）

Y：啊！真的嗎？我們會邀請他到台北去，讓更多人認識他的作品，因為在台灣，其實並沒有那麼多人認識Adonis像大陸那邊那麼多，可能是因為我們這邊沒有翻譯。

A：台灣和大陸是否講兩種不一樣的語言。

Y：當然國語是通的，那我們有台語。

A：比方說，像那邊的人可不可以直接讀大陸上翻譯的作品？

Y：可以啊，像我就是都讀啊！

A：從香港到台灣飛機要多久？

Y：大概一小時以內可以到。

A：北京到香港飛機有多久？

Y：我知道北京到台北大概3小時，那他這趟去布達佩斯很累嗎？

A：不會累啊，布達佩斯一個很美麗的城市，他和一個朋友也是法國詩人，他們兩

個一起去布達佩斯領獎，他們兩個在一起非常愉快。

Y：好棒喔，真好。我想問一個有趣的問題，我之前不是有說，就是因為我那時候在台灣申請這個project的時候，我給自己定了這次詩歌創作的名字叫”留住時光的皺紋”，當中在一個評審就問我說：”你要怎麼留住時光的皺紋？”這樣，這句話對你來說是什麼意思？然後當時我回答的並不是我內心想的答案，雖然我知道答案是什麼，但我無法用言語表達，這樣子，所以我想問他這個問題，要怎麼”留住”時光的皺紋？

A：（大笑～～）：）對他而言，時間的本身就是一個張力，而在這個張力裡面，事實上是年輕的，就像一個年輕人，你在時間裡面，充滿了你想做得非常多事情，然後去享受精神上狂喜的狀態，可是當一個時間裡面，它變得空了，它不再有這樣的張力的時候，就是他不再年輕的時候，他就突然間整個空虛，然後突然就變得扁平，然後就變老了，這個時候，就看到時間的皺紋。

Y：（大笑～～）（Adonis大笑）那要怎麼留住時間的皺紋呢？

F：留住時間的皺紋這個問題的本身很矛盾，你要留住時間還是皺紋？

Y：因為我以為，時間的皺紋是一種，在我想像裡頭，我以為時間的皺紋類似是，在時間裡面累積，然後經歷風霜產生出的皺折，那象徵的就是那些東西，那些事件，那些記憶，whatever，留在那裡，是想要留這個。

F：對對，這樣我就可以問了。

A：他說在時間裡面所發生的事情，有時候是爆炸性的事情，而這事情如果讓時間爆炸了，之後，就不可能會有皺紋留下來。（大笑～～）也許可以有另外一種方式，你可以用另外一個觀點來看時間的皺紋，好比我們在讀一本很笨的小說，那種很無聊的小說，然後在小說裡面有一種敘事，這種敘事讓你覺得非常地無聊，而敘事的本身，事實上是一種你檢視時間的方法，而這樣子很笨很無聊的敘事，你在讀得時候你就覺得非常無聊、無力，你就想把那本小說丟掉，或許這樣子的敘事裡面，它們在時間上面劃下皺紋。甚至你可以一邊睡一邊讀它。（大笑～～）

Y：好可愛。

F：我以後在敘事的時候會比較小心一點。

Y：因為在看他作品的時候，很多都是有提到時間的。

A：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時間”。一個創作者他最大的資本就是時間，最重要的東西。

Y：為什麼？

A：因為創作，他在工作，而工作需要時間，他就是在時間當中一點一滴的工作下去，如果他失去了時間，他就不能工作了，所以你也一樣，你必須要好好地整理你的時間。（笑～～）

Y：對，我一向都很有時間上的問題。

Y：關於時間，我很好奇說，那他這樣平常大沒有什麼特定的創作習慣呢？或者是有沒有什麼固定時間要寫作，一天當中，他通常怎麼分配他的時間？

A：我永遠都很清楚感覺到，我必須要吃東西，我必須要走路，我必須要生活，我必須要做夢，在時間的裡面，在時間的核心裡面，所以我是在時間的裡面，或者是時間在我的裡面，而不是外面。事實上，時間就只有當下，在我生活，在我講話的這個當下，這個才是時間，那我就活在這個當下的時間裡面。F：（剛前面後來有一句我還沒有翻）他說：你想像那個永遠無窮無盡的時間，其實是錯誤的，他說，其實我們講到明天，其實明天並不存在，明天就是現在。唯一真正發生過的東西是過去。但是你生活在過去的人，就像有一些回教徒他們生活在他們過去生活在一種記憶裡面的這些人，事實上他們就沒有真正在現在的裡面生活。

Y：因為他們活在過去。

F：對。

A：賈伯斯也有敘利亞的血統，有一次有人問他說：「什麼是未來？」，他說，未來並不存在，是要靠我們去創造未來。

Y：我還在想他剛剛講的那句話，”我是活在時間的裡面”，我還在感覺這件事情，但是我好像還不太知道什麼意思叫做”我活在時間的裡面”，是怎麼樣可以很清楚知道它不是外面，而是裡面？

A：時間的外面，或者說外部的時間，那根本不存在，只有裡面，他說時間不像一個杯子或容器，一個花瓶，我們能夠把它放在裡面，或者是外面。（笑～～）

Y：說到這些很有趣，因為我對時間很著迷，所以我把自已樂隊取叫時間樂隊，但是我又常覺得離時間很遠。

A：或許是你自己有問題，但他不知道你的問題什麼？（大笑～～）

Y：我也覺得我有問題。

Y：我這次來巴黎，除了讀這些之外，我花很多時間在想，我回去之後，要過什麼樣的生活？然後怎麼樣才可以讓自己可以逐漸地走向更完全的創作狀態，可是這又會有生活上的果難，好像對於生活有一個想像，但是，我這趟來，非常高興來，同時也在我自己接下來要往哪裡走的路，這樣。

A：在工作當中，我們可以創作、創造，就是要去工作。人類的理性發明出”計時器”這種東西，來衡量時間的單位，但事實上沒有任何東西能真正去衡量”未來是什麼”？人類只有在一點一滴的創作當中，才去創作出未來。真正的時間是沒有辦法衡量的，我們在數學上面的時間，我們可以知道是個日常生活的時間，是一個社會性的時間，那裡面比方說你幾點幾點有約會什麼的，但是真正的時你可以在一個口間感覺到所有，全部時間的整體，那是沒有辦法衡量的。

Y：那Adonis有感覺過沒有時間這種狀態嗎？（沒有往前，也沒有後退）

A：當然有過這樣子的狀態。但這樣的狀態你不但沒有感覺到時間，同時也不知這是生還是死，這是在一種狂喜或高潮的狀態之下，就是你不知道時間，你不知道你當時活，也不知道生死，你不知道你當時活，也不知道生死，你不知道你當時活著是一口間還是永恆，這種東西或許可以用一種神秘性的喜悅的狀態來重新製造出來，就好像你活在一種光線，和世界交織的狀態當中，他說這種東西不是隨時可見，也不是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辦到的，你必須要有一個相當大的能力，才能夠去活在這個世界的核心，活在這個世界的中心裡面。

Y：好美。我在感覺他講的話，對我來說，我心裡頭覺得很滿，我真的不懂為什麼就是，即便是透過你這樣即時翻譯，這麼快速的這個過程，這麼短的時間，並沒有太過去修飾這些文字，但這些想法都讓我覺得好“核心”跟非常“純粹”。

A：Bravo. (hug hug)

Y：我爺爺和外公都在我出生前就離開，我從第一次自己來找他到今天第三次，每次都是來看爺爺的感覺，這種感覺很高興：）（即使上次只是坐在這裡看電視）

A：歡迎你，歡迎你。

Y：講到”光線”，我想到這首。

Y：我覺得這首很美，想請他唸這首。《我和光一起生活》

A：唸．．．．．

Y：他記得好厲害啊！他寫過這麼多怎麼有辦法記得。

A：跟他自己的經驗感覺到最接近的這些詩，和他的生命連結在一起的，他可以完全記得。雖然他的記性非常不好，他會忘記非常多的事情，但這類的詩他可以記得。

Y：所以這表示我選到他很重要的作品嗎？

A：是的，尤其這首是講到，提到他的童年。50年代、60年代的作品，所以是在你出生之前（笑～～）

Y：關於節選問題？

A：很可惜，但是或許因為很難翻譯。有標明清楚嗎？

Y：有的，都有標示清楚。

添了濾鏡的光色。南法的十月

與Pedro Soder 音樂交流（10/14~10/22）

十月的巴黎已經是大衣出動的冬日了，這段期間，我到了南法去拜訪自己非常喜愛的一位佛朗明哥吉他音樂家 Pedro Soder（74歲）。在這短暫的九天南法行，我完全沈浸在陽光、微風以及充滿熱情的音樂裡。最令我難忘的是這當中，Pedro開車帶我前往法西邊界的班雅明紀念地。於是有那麼幾個小時我們到了西班牙去了，在整片海的前面，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建築，在那個狹長的通道可以通向海洋（在意念上）。在數分鐘走在這個通道的過程，像是與自己相遇又與

自己道別的過程。生命似乎就這麼在眼前經過，很不可思議的體驗。我隨手拍下了當時在走這段小徑的即興吟唱，後來我想可以與阿多尼斯的詩作《天空的盡頭》做結合。未來我將以此發展這首詩作的音樂。

當我與Pedro Soder提到我此行來法國是為了創作阿多尼斯的詩歌作品，他也非常驚訝，因為他說他也很喜歡他的詩作。我鼓起勇氣邀請Pedro加入參與幾首詩歌的音樂，他非常高興的同意，我們說好我會整理一份詩歌的資料也把我創作的曲調寄給他聽，然後我們在討論進一步的合作。

這趟小小的南法行最大的收穫或許在於可以近距離的了解到一位走了半世紀的音樂家是如何看待自己與音樂與生活的關係，我從他身上學習到的是永遠敞開的胸襟去接納生命中不可預期的事物，而這些生活裡的感受都幻化成每一句他彈奏出的雋永旋律。

留住阿多尼斯的聲音（四）

這是回國前最後一次見阿多尼斯，這一次為了希望可以把挑選好要創作的詩歌都留住他朗讀的聲音。於是捨棄了對談的部分。他人非常親切慷慨的一首一首唸著。我就坐在他身邊，他的臉就像是一幅生動的畫作，我的眼角溢出淚，想著，其實時光的皺紋此刻在我心底大概就是阿多尼斯的臉龐。

我把所有要創作的詩作，全部謄在一本五線譜筆記本裡，雖然還不知道到時候會填入什麼音符進去，但是從Adonis、 Ghislaine、 Pedro他們身上我學習到的是，不輕易忽略在生活中隨時閃現的靈光，一點一點的記錄，一再一再看著它們，然後慢慢累積、從生活中提煉。創作的內涵與深度會逐漸由此而生。

預計要創作的詩作有：

序詩 | 我與光一起生活 | 祖國 | 紀念童年 | 你的眼睛和我之間 |

紀念晝與夜 | 合一 | 在意義叢林旅行的嚮導 |

天空的盡頭 | 女人的微型字典 | 最初的姓名 |

回台灣後，持續在這些詩作中琢磨，也許法國的 ghislaine、pedro 等人保持聯繫，這趟非常非常珍貴的旅程，將支持著我前往未知的創作道路。

阿多尼斯的詩歌創作計劃仍會一直持續下去，直到完成的那天。